

<<人皮古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皮古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50206212

10位ISBN编号：755020621X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公司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者：澹台镜

页数：283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人皮古卷>>

内容概要

老木匠留下的工具箱，引起常九的浓郁兴趣。
工具箱中的暗格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？
一只骁勇善战的大棺头神秘而来，引发出一系列的阴谋。
古匣、人皮古卷、神秘人、雕塑家、瞎子三爷，层层迷雾后面的真相是什么？
这是一场动物报复人类的反攻战，还是一个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？

<<人皮古卷>>

作者简介

澹台镜，女，现居南京。
喜欢旅游和摄影，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，当过主持、老师、外企职员……
现为新浪一级签约作家、天涯论坛著名惊悚类写手。

自2010年起，已创作完成长篇悬疑小说《第五播音室》（三季）、《人皮古卷》、《诡笛》、《冰人的诅咒》、民国悬疑《龙砚》，穿越文《大燕王妃》（台湾出版）等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惊悚、悬疑为主，文风诡异多变，笔法平实，情节跌宕起伏，对人性的剖析入木三分，令人深思，在网上拥有众多粉丝，成为最具潜质的新锐畅销书作家。

<<人皮古卷>>

书籍目录

楔子

- 第一章 七个血洞
- 第二章 箱中暗格
- 第三章 变异虫子
- 第四章 死态诡异
- 第五章 最后一面
- 第六章 死尸复活
- 第七章 棺材店铺
- 第八章 大变活人
- 第九章 古匣出世
- 第十章 午夜偷袭
- 第十一章 半夜锯尸
- 第十二章 无数眼睛
- 第十三章 生日宴会
- 第十四章 神秘之人
- 第十五章 郊外老屋
- 第十六章 柳暗花明
- 第十七章 木雕佛像
- 第十八章 瞎子三爷
- 第十九章 诡异七人
- 第二十章 唯一出路
- 第二十一章 一卷人皮
- 第二十二章 阎王现身
- 第二十三章 出人意料
- 第二十四章 杀人灭口
- 第二十五章 潜伏之人
- 第二十六章 隐身人
- 第二十七章 替代品
- 第二十八章 大阴谋
- 第二十九章 血娃娃第三十章 大结局

<<人皮古卷>>

章节摘录

清末年间，在N市西城区有一条黑塔胡同，东起东光胡同，西至大丰胡同，因黑塔寺得名。在胡同尽头有一家不太显眼的棺材铺，这家铺主姓常，人称常师傅，他的手艺精湛，在这一带极负盛名，找常师傅做活儿的人络绎不绝，他的铺子开得有声有色。

一天，常师傅铺子里跑来一位伙计，他说自家老爷快不行了，劳烦常师傅给打个棺材。在这方圆几里，棺材铺倒也不少，只是像常师傅手艺这么精湛的倒也不多。

不过，当常师傅看到那伙计时不禁眉头一皱，这不是刁老爷家的家丁吗？

刁老爷全名刁德旺，是这一带的恶霸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了，今儿个听到他快不行了，常师傅心里直呼痛快。

不过刁德旺在这一带极有势力，尽管心中有千万个不愿意，常师傅还是应承下来，并告知伙计三天后过来看做好的棺材。

也巧得很，棺材刚做好刁德旺就死了，刁家来了几个伙计到铺子里抬棺材，打算将老爷入殓。

刁家人忙着筹办丧事，然后就是守灵七日。

第一天是大太太，第二天是二太太，眼瞅着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据说人死后的第三天和头七之夜都是回魂夜，所以家里就安排护院和三太太一同守灵。

一直守到后半夜，他们正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棺材里传来一阵阵的响声，俩人一个激灵醒过来。

睁眼看着刁德旺的棺材此时抖动得越来越厉害，左右摇晃，似有人在里边挣扎一般。

“诈尸啦，诈尸啊！”

俩人同时惊呼，连滚带爬地跑出了灵堂。

这下把整个宅院的人都招呼起来了，大家又围到灵堂看个究竟，发现棺材又恢复了平静。

大家甚是纳闷，有几个胆大的将刁德旺的棺材打开，发现老爷安安静静地躺在里边，没有丝毫异样。

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，第二天夜里增加人手守灵，又到了后半夜，棺材却抖动得更加厉害，这次把全府人都吓着了，以为是老爷诈尸，那个灵堂再也没人敢过去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家里便去找法师驱魔，却无济于事。

眼瞅着到了第七日该下葬了，弄得整个府中人心惶惶，谁也不敢去抬棺木，就这样又僵持了几日，府中开始传出一些闲言碎语，可能是老爷生前做的恶事太多了，现在遭到报应了……就这样，府中陆陆续续又走了一些人，偌大的一个刁府顿时冷清下来。

当时刁德旺的大太太心急如焚，她让得力家丁出去寻找有名的法师，并放下话语，如果能让刁老爷安安静静地离开，她愿意一辈子吃斋念佛，并拿出家中财物救济他人。

当常师傅得知讯息后，他的眉眼中露出笑意，又过了三日他来到刁德旺家中，并说去看看刁老爷的棺材。

自诈尸后，刁老爷的棺材没人敢靠近，眼见常师傅入了灵堂，大家是有多远走多远，唯恐惹祸上身。

当时，常师傅看看左右无人，他用力一抬棺材盖应声而起，然后又把刁德旺的尸体翻到一旁，用手在棺材底摸索一阵，底部竟出现了一个深约五寸的暗格，他伸手从里边掏出两个木制小人并轻轻放入口袋。

然后常师傅把尸体放回原处，把棺材封好，从那之后刁德旺的尸体再也没发生过异常。

原来，常师傅为了惩戒刁德旺的恶行，在棺材中下了功夫，他在棺材底部开了一个暗格，并放入两个木头小人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小人就会跑出来，因为上方压着刁德旺的尸体，所以木头小人就会用力托起他的尸身，一起一落，棺材这才发出巨大的响声。

几日后下棺入土，大太太也遵守了承诺，从此以后吃斋念佛，造福四方。

三个男人，一张桌，桌上摆着手撕鸡、干切牛肉，外加一瓶老白干。

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，借着酒劲，三人在肆无忌惮地聊着天。

说话的人叫李晖，他举起酒杯，声音哽咽：“除了孩子、老婆，你们算是我世界上最亲的人了。爹娘死得早，自己这前半生也算是从苦咸水里泡大的，即使娶老婆也多亏了哥儿俩，我李晖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这恩情得惦记一辈子。”

<<人皮古卷>>

”一扬手，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对面坐着俩人，一个长得贼眉鼠眼，尖头小脑，大名方浩，小名耗子，是李晖最好的哥们儿。坐在他旁边的叫常九，大学生，一身书卷气，最近老爹刚刚去世，袖口还戴着孝，胡子拉碴，无精打采。

听李晖念叨，大家的记忆回到了五年前。

李晖相中了包子铺的女儿，把这女孩夸成了天上的嫦娥、人间的貂蝉，说得天花乱坠、唾沫星子乱飞，最后却叹口气，自己家里一贫如洗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这媳妇可怎么娶？

常九的父亲是这一带有名的木匠，由他掌舵，又凑钱从外边购置些木头。

李晖、耗子和常九一起帮忙，后来自个儿打了床、桌子、衣柜等物，两个月后家里收拾妥当，女方上门，他李晖这才娶妻生子。

李晖有些醉了，他的话中透着得意：“我说哥两个，你瞅瞅咱这家里什么都没有，虽然包子铺女儿要脸蛋没脸蛋，要身材没身材，发起火来如河东狮吼，但好歹是个女人不是？

那些个好看的，有脸蛋的，谁，谁会看上我这个穷光蛋……” “可哥哥，您今儿个发了，有钱了！

”耗子在旁边提醒。

”放你娘的狗屁！

发达了就能忘了糟糠之妻？

我李晖不做那缺德事儿，明，明儿个就把他们娘俩接回来，好好过日子，吃香的喝辣的……”耗子缩缩脖子，没再反驳，夹起一大块牛肉放到嘴里嚼起来。

李晖发达了，一夜暴富，不知道是历史改变了他，还是他把自个儿的历史改变了，总之从此之后，这小子就要鸟枪换炮了。

不知哪个老祖宗先发现的，雄性的蚰蚰儿好争斗，斗起来挺好玩儿的，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，令其争斗、观其胜负，以博一乐。

但玩物丧志，越到后来这取乐的东西也变了味道，现在很多斗蚰蚰的场所，明着说是斗，实则是赌。

李晖，几个月前就开始前往山东、安徽等地去亲自抓蚰蚰，还专挑那些偏远的地界，或者是鸟不拉屎、极其偏僻的地方，据说那里的蚰蚰野性大，最容易胜出。

不过，他总算没白忙活，居然抓住了一只财神爷，今天斗了三场赢了三场，赚得钵满盆满，所以这才约了两位好朋友出来喝酒。

此时，李晖一仰脖喝尽了杯中酒，脸上渐渐泛红，舌头也有些捋不直，这话匣子就打开了，乘着酒兴，李晖说出一段骇人听闻的故事。

那是在三个月前，当时李晖已经输得一贫如洗，老婆带着儿子回了包子铺，看着空荡荡的家他是欲哭无泪。

屋内窗台上的蚰蚰偶尔会叫几声，却更增加了李晖的烦恼，他烦躁地将这些不争气的蚰蚰扒拉到一旁，手指插入头发，愣了足有大半夜的神。

开始沉迷于斗蚰蚰后，家里值钱的家什都被他偷偷拿去变卖了，老婆每日拉个长脸，俩人足有月余没说过一回了。

思索再三后，他带着一些干粮出发了，从N市到山东然后到安徽，他坐火车转汽车，走遍了大小地方，却没有找到一只骁勇善战的蟋蟀。

就在他沮丧地坐上火车准备回N市时，却发现身上连一分钱都没了，于是他偷偷藏到了卫生间躲过查票的列车员，就这么躲躲藏藏回来了。

不过却在即将到N市的时候被人发现了，被人连踢带踹赶下了火车。

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，这时却突然听到一声声的蚰蚰叫声。

声音刚开始比较尖锐，但在最后却透着一股浑厚，李晖悄悄向声音方向而去，他的脚步非常轻，松软的土地在脚底下发出轻微的碎裂声。

那晚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但田野中蚰蚰的叫声却异常嘹亮，并时时撩动着李晖的心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，胸脯起伏着，他一定要抓住这只怪叫的蚰蚰。

声音似乎就在耳边，李晖掏出火柴，慢慢划亮了一根，光线顿时明亮起来，他却被吓得魂飞魄散

<<人皮古卷>>

，手中的火柴应声而落，瞬间又陷入一片昏暗之中。

听到这里，常九和耗子对看一眼，却发现李晖的脸色已经变了样儿，刚才还红扑扑的脸庞现在变得苍白无比。

“哥哥，你到底发现什么啦？”

耗子不禁着急起来，慌忙在旁边追问。

李晖左右看看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我当时吓得魂都丢了，就在火柴亮的一刹那，我竟然看到了一只白色脚丫子。”

“什么，脚丫？”

俩人愕然。

当时，李晖吓得“妈呀”一声跳出去足有半米，蚰蚰的叫声听不到了，田野中又变得特别安静。

那是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家里饿死人或者生病没钱治，就会经常在野外看到新的坟头。

有的人家甚至连块棺材板都买不起，死了人，草席子一裹，简简单单挖坑埋了了事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死人不会被人随便抛在荒郊野外的，似乎有些不太寻常。

李晖又划亮了一根火柴，颤颤巍巍走过去。

那人身体上盖着厚厚的稻草，如果不是露出了一只脚丫，谁也不知道里边会有人，因为除了那只白得耀眼的脚丫外，从脚踝处以上都被稻草盖得严严实实。

李晖一点点地将稻草挪走，这才看到了死人的全貌。

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，应该说除了脚丫之外，尸体已经变得破败不堪。

尸体上到处都是尸斑，稻草掀开后发出一阵阵恶臭。

这倒在其次，最重要的是那死人的脸部，眼珠子没了，嘴巴微张，鼻孔仅剩下了半个，并且尸体上到处都是黑色的洞洞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这些小黑洞从喉咙处一直延伸到腹部，看起来甚是诡异。

当时李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，可刚转身却又听到了蚰蚰叫，这才发现声音是从尸体上发出的。

最终好奇战胜了一切，李晖又大着胆子回头看，在微弱火苗的跳跃下他看到了一只奇特的蟋蟀。

或者说只看到了它的半颗脑袋，它从尸体上的黑洞中探出了头，头占了身体大半，眼睛发亮，身体背部还有一条暗色的黑线。

看到李晖，蟋蟀竟然不害怕，它的嘴巴翕动起来，李晖瞪大眼睛半天才瞅明白，敢情那蟋蟀正在啃噬腐尸上的肉，牙齿全露了出来，在黑暗中闪着光泽。

这情景可够诡异的，知道蟋蟀是杂食动物，但吞噬腐尸这还是第一次碰到，李晖吓得腿肚子发软，正想撒腿而逃的时候却又突然停下来。

灵光一闪，李晖壮着胆子又走回去。

据老一辈的说法，上品佳虫的鸣声，不但具有上述短暂、快捷、有力的特点，而且每次连续鸣叫的次数，总是单数，即每次急鸣三声、五声、七声。

从刚才的声音判断，这绝对是一只上上品。

蚰蚰寄生在腐尸中，也许会有更强的威力。

虽然这家伙的体型看着有点像大棺头——这是令人担忧的地方，但李晖已经打定主意，先把它捉住再说。

他从背包内悄悄拿出了手电筒，电池快用光了，光线有些黯淡，仅能依稀看到那颗硕大的蟋蟀脑袋。

它乌黑发亮的眼珠子正看着李晖，在与他对视。

李晖手里备了一个小网，看到蟋蟀没动地方他心里一阵窃喜，右手拿手电，左手飞快地将网罩了下去，瞬时将蚰蚰罩在其中。

它似乎受到了惊吓，突然蹿出了尸体黑洞，并在网内来回蹦跶，甚至还发出了一阵阵嘶哑的鸣叫，听这声音李晖顿感脊背发凉。

李晖忍着恶臭终于将大棺头捏住了，拿出背包后早就准备好的蚰蚰罐，然后轻轻放到里边，蚰蚰到手李晖撒开脚丫子就跑。

只是跑出去没两步李晖就被绊倒在地上，他痛得龇牙咧嘴，正想骂娘的时候，脚丫却触到了一个硬硬

<<人皮古卷>>

的东西，划亮火柴一看，李晖顿时乐不可支，原来竟是一个红木蚰蚰盒。

盒子做工精美，上边盘龙雕凤，刻画得极为雅致，盒盖是由凤尾盘结而成。

李晖扫了一眼就知道这是个好东西，顿时就喜欢上了，他慌忙向四周瞅瞅，周围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心中窃喜，慌忙将蚰蚰盒塞入怀中，一路狂奔离开了那个地方。

只是这大棺头甚是奇怪，平常的菜叶等物它根本就不沾牙。

李晖记得临走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小块肉，本想接回老婆一起吃，走得急就把这事给忘记了，等回到家的时候早就腐臭了。

李晖转念一想，然后将腐肉切成细块扔到蚰蚰盒里，嗨，这大棺头立刻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耗子眨巴下眼睛，声音有些疑惑：“哥哥，你这事可够奇的，我平生第一次听说蚰蚰还吃腐肉的，这可够……够恶心的。

”今儿个吃得有些饱，说到这当口的时候，耗子胃里的东西直向上翻腾。

李晖倒不以为然，他的声音洋洋自得：“这就是特殊之处啊，哥儿两个，等它吃饱喝足了我就拿出一只寻常蚰蚰和它斗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，只一下就将对方的脑袋切断了，你说这家伙是不是有些厉害得邪门？

” “”嗯，还真是有些邪门。

”耗子点头称是。

三人边吃边聊，一直等到桌上三瓶白酒见了底，他们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

不知不觉竟然喝了大半夜，他们抬头向窗外看去，早已经是黑糊糊一片，李晖的舌头捋不直了

：“”咱们走，走吧，天晚了……” “”结，结账！

”只见服务员打着哈欠走过来，接过钱，又懒洋洋地找了钱。

李晖等人刚刚出饭馆门，就听到身后”砰”一声关上了门。

出了大门，三人摇摇晃晃向前走，秋天的夜晚有些寒冷，被风儿一吹酒醒了大半，常九摇摇发胀的脑袋，迫使自己清醒下来。

不过耗子和李晖却来了兴致，俩人在道口边走边唱，从嗓子里拼命吼出了一些莫名的音符，之后便是俩人哈哈大笑的声音。

寂静的夜，深沉的嗓音突然像炸雷般嘹亮，喊声过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只不过远处的余音还在回荡，当回传过来的时候，却变成了轻微的嗡嗡和震颤。

许是有些冷，常九的胳膊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

在前面的拐弯处，李晖扬扬手和他们俩告别，夜光下他的眼睛闪着亮丽的光泽，在黑夜的映衬下变得其亮无比，竟如两颗小星星般……常九曾在一瞬间恍惚了，今夜的李晖有些不同寻常。

但容不得自己多想，耗子已经拉了他的胳膊向前晃：“”九哥，我们，我们也回家吧，脑袋发胀就想睡一会儿，今儿个喝得真他娘尽兴……” “今晚没有月亮，李晖突然有些辨不了方向，在原地打了几个转转后他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，家门口有一株早已死去的梧桐树，它的秃枝骨头般清晰。

向左侧望去，延伸过十米后有一个公共厕所，厕所前面挂的一盏煤油灯，光色昏浊，总算为他迎来了一丝光亮。

进了屋，里边有些昏暗，他费了几根火柴才燃亮了煤油灯。

借着微弱的灯光环视左右，屋里显得格外冷清，老婆孩子走了好几个月了，明儿个该接他们娘俩回来了。

李晖脸上洋溢着抹喜色，又顺手摸摸口袋中鼓囊囊的钱袋子，他突然”噗嗤”就笑出了声儿，今年真是时来运转，一天就赢了这么多，再斗个几日，一辈子都衣食无忧了。

李晖越想越高兴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他的脸都变了颜色，窗口的微风轻轻吹过来，灯光有些晃动，他脸上的阴影也有些阴晴不定，嘴巴咧开了笑，甚至有种怪异的感觉。

李晖用手臂撑住凳子站起来，刚想爬到床上睡觉的当口，突然听到了一声蚰蚰的叫声，李晖的动作停滞下来。

这才猛然记起，光顾着吃饭了，盒里的蚰蚰还没有喂，那是自己的宝贝，可不许饿着了，想到这里他又摇摇晃晃地向旁边走去。

<<人皮古卷>>

他走到柜子旁，从里边拿出一小块腐肉轻轻来到了蚰蚰盒边，而这时蚰蚰又正好叫了一声，先是尖锐，而后是浑厚，李晖的身体猛地就颤动一下，他突然想起了今儿个下午那几只死去的蚰蚰，心突然收紧了。

不过这种感觉也就过了两秒，片刻后他又释然了，嘴角扬起一抹微笑，手轻轻放在盒盖上，随着手上慢慢移动，蚰蚰盒上方的盖子也缓缓向外拉动，这时里边的蚰蚰完全没了动静，它似乎也在等待着……睡眠惺忪的李晖已经将盒盖轻轻拉开，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叫声，他陡然感觉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一阵阵寒意袭来，酒早就醒了大半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过去，里边的蟋蟀正瞪着一双眼睛看着自己。

李晖感到了稍许的不对劲，在他的记忆中这大棺头的眼睛应该是黑色的，对，有种黝黑发亮的感觉，而眼下的大棺头似乎变了模样。

首先是它的眼睛，黑中却透着一股绿色，在灯光照耀下，这种绿色有些飘忽不定，先是浅绿，而后是翠绿，再到后来竟然变成了深绿。

李晖不太相信这种变幻，他将眼睛死命揉了揉，又睁大眼睛看过去，没错，这次看得清清楚楚，大棺头的眼睛的确是绿色，而身体背部的那根黑线也发生了变化，现在变成了血红色。

李晖甚感惊讶，而这并不是最让人紧张的，此时他似乎在和大棺头四目相对，那绿色的眼睛里竟然多了一抹光亮，只是这种感觉让李晖有些害怕，因为那是一种贪婪的目光，他狠狠咽下一口唾沫，再也不敢多看一眼。

此时，大棺头又露出了那尖厉的牙齿，这牙齿曾经让它凯旋而归，并在瞬间将其它蟋蟀一截两半。只是此时再回想起来，李晖全然没了半分喜悦感，那明晃晃的牙齿似乎正在轻轻摩擦，他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头，以缓解这种强烈的不适感。

“嗒嗒嗒……”这时，李晖的耳朵里似乎传来了轻微的碰撞声，声音非常密集，也非常细微，但在这万籁寂静的午夜却显得尤为刺耳。

他转过身并不由自主地朝外看去，门虚掩着，不过此时却涌进来一些东西，一些悄无声息的东西。

它们的头占据了身体大半，眼睛是绿色的，或者应该是墨绿色的，背上还有一根血红色的线条，它们……它们和盒子里的大棺头一模一样。

刚开始李晖竟然感觉到了惊喜，甚至在一瞬间感到了眩晕，他想捉住这些东西，不知道这些家伙怎么会自己送上门来。

但随即他的念头打消了，因为他看到从门缝中涌进越来越多的大棺头，它们全都露出了尖厉的牙齿，目标似乎正是自己！

刚才的喜悦感荡然无存，从身体内传出的害怕让李晖直喘粗气，大棺头越聚越多，随着轻微的碰撞声，只片刻就来到了脚下！

李晖的第一反应就是撒开脚丫子快跑，但不容他转身的工夫，突然盒子里的大棺头跃起了足足一米多，并且一下飞上了李晖的脸庞。

随着一声惊叫，李晖就感觉到腮帮子一阵剧痛，他条件反射般去拍打那只大棺头，此时却已经有上百只同类涌了上来，片刻之后，李晖已经分不清哪里痛了，痛楚让李晖瞬间跌倒在地，随着膝盖着地，地板上流出几股青绿色的汁液……李晖痛苦地哀嚎着，就在他张大嘴惊叫的时候，嘴里又瞬时涌入了几十只大棺头，他的眼睛暴突，再也说不出半句话，手胡乱抓着脖子，脸被憋得通红。

他突然感觉到肚子里绞痛无比，心、肺、肝在瞬间有种被撕裂的感觉。

李晖能感觉到体内的五脏六腑在慢慢被那些生物吞噬，他的意识也在逐步模糊，其实从它们开始攻击直到李晖倒地，也不过就十几秒的时间。

这些东西速度惊人，李晖没有任何反抗能力。

约一分钟之后，李晖躺在地上，而他的身体再无任何半分生机，嘴巴微张，白眼球向上，一双眼睛死不瞑目。

屋里的地面上已看不到一只大棺头，不过李晖的肚子却发出了轻微的抖动声，又过了约片刻，李晖的肚脐处突然露出了一个血洞，从里边进进出出爬着一些大棺头，它们在贪婪地吞噬着李晖的血肉

<<人皮古卷>>

又过了约十秒钟，肚脐的上方又出现了一个血洞，紧接着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……从肚脐处开始，然后每隔三寸一个血洞，这些血洞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正好七个，并一直延伸到喉咙处。

大棺头还在忙碌中，它们的眼睛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幻，从深绿已经逐渐变成了黑色，似两颗巨大的黑珠子般耀眼，身体背部的红线也渐渐消失了。

屋里的煤油灯即将燃尽，火苗还在轻轻跳动着，透过窗户吹进来阵阵微风，让人感觉到秋天的凉意。

那只精美的蝓蚰盒摆在桌子上，上边的纹路却愈加清晰。

N市胡同内，向左拐弯，再向前走约百米就会看到一栋老房子，大门上的漆失去了几许光彩，不但如此，甚至有些锈迹斑斑的感觉。

推门而入，一个十几平米的小院子，靠墙角的地方养着一些花花草草，可能许久未曾打理了，花的叶子已经打了蔫，耷拉着头长在那里，失去了应有的生机。

前面不远处就是个小巷子，耗子说要抄近道回家，常九的头晕乎乎的，两人挥手告别。

今儿个的老白干真是有劲，这会儿出了一身汗，秋天了，晚上的风儿灌入脖颈中，有种冷飕飕的感觉。

今晚真黑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常九想快点走，可脚底下不听使唤，身体倾斜，好几次差点摔倒在地上。

他终于拐进了旁边的胡同，身体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喘口气，再向前仔细一瞅，家就在不远处，快到了。

可也就这随意一瞥，常九的眼前这么一晃悠，竟然看到了一个白花花的东西似幽灵般一闪而过。常九心中一惊，他用力揉揉眼睛再看，却发现前面黑洞洞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就这么一下子，常九竟然吓得腿肚子发软，再一摸身上，衣服全都湿透了，今晚真他妈邪门，难道真是眼花了？

他不敢再耽搁，几乎小跑着就回了家，进了大门，推开房门，坐在凳子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坐了片刻工夫，常九实在坚持不住了，他身体一歪，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“棺材，死人，棺材，死人……”常九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耳朵里却传来一阵阵瘆人的说话声，他想睁眼，可眼皮子直打架怎么都睁不开。

那个声音却越来越清晰，似乎就在耳边似的，常九一个激灵醒过来，并猛地睁开眼睛。

床边站着一个人，一身白衣，长发飘飘，直达腰际，头部低垂，此时她正贴在常九的耳朵边细细地说着话。

声音似乎来自地狱般，沙哑、低沉甚至有些骇人。

常九一个激灵坐起来，嘴巴半天张不开，张开了又合不拢，身体直往墙上靠，嘴里嘀咕着：“啊，你，你，你……”常九一句完整的话还没说出口，那白色的影子就不见了。

四周空荡荡的，房门大开，风有些大，房门来回忽闪着。

月亮终于突破乌云露出了半个影子，地面上有了少许的光亮，那扇房门的暗影在厅内抖动，竟如鬼魅般让人感到害怕。

常九终于回过神来，他的头猛地侧过去，左侧就是连接院子的一扇窗户，玻璃上竟然贴着个人头！

两只手臂高高举起，在窗户上胡乱抓挠着，脖颈处竟然有双手扼住了他的喉咙！

那是一双强有力的手，粗壮、刚猛，在下一刻，常九甚至看到了那人伸出了数寸的红舌头。

这是一幅极其诡异的画面，一颗头、一双手，他们紧紧地贴在玻璃上，乘着月光，常九看得一清二楚。

他的心几乎破膛而出，双手紧紧抓着床单，能听到那轻微的撕裂声。

那颗头还在挣扎，那双手还深嵌在脖颈中！

三秒钟之后，常九一跃而起，蹦下床，踢开那左右摇晃的房门，冲到院子里。

<<人皮古卷>>

静，难得的安静，一起又都安静下来。

院子里什么都没有，玻璃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天上的半个月亮洒下了微弱的光芒。

常九有些恍惚，晚上身穿白衣的女人，刚才那恐怖的影像，还有耳边那低沉的话语：棺材，死人，棺材，死人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常九从床上坐起来，揉揉发痛的太阳穴，感觉到口干舌燥浑身透着不舒服。

“咕咚咕咚”喝下一大瓷缸子凉开水，他这才缓过神来。

昨晚上折腾了一夜，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。

他本来以为是个恶梦而已，可目光挪到床单上时，他愣住了：床单四分五裂，应该是昨晚受到惊吓时用力撕坏的。

他的神情一凛，晃晃脑袋，趿拉着一双拖鞋就出了房间。

他稳稳心神，来到父亲生前的工具房内。

他的目光落在屋内琳琅满目的东西上，眼中掠过一丝说不清的东西。

这间屋子不大，里边却满满当当摆满了东西，只见墙上悬挂着木匠所用的各种工具，有折尺、曲尺、三角尺和各种锯子，墙边的桌子和板凳上放着各种长刨、线刨、蜈蚣刨和平凿、圆凿、扁凿、斜凿，以及墨斗、划线刀、斧子、锤子、木锉……这里是父亲生前待得最多的地方，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。

此时站在这里，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悲伤。

父亲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，他却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阴影里走出来。

常九，常家第九代传人，据说他爷爷的爷爷是清代末年的名人，他利用棺材惩治恶霸的事情一直到父亲这代还在津津乐道。

不过，那似乎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，自他这代起，棺材铺的生意就不太好做了，国家开始提倡火化处理尸体，现在是骨灰盒卖得多了起来，制作棺材的生意越来越冷清。

正因为如此，父亲干脆关了棺材铺，他的活计也零散起来，有时候会走家串户地为别人打些家具，或者靠谁家新婚了要定制床铺，甚至整理些门窗之类的散活来维持家用。

因此他和父亲之间是聚少离多，有时候他会出去半个多月，有时候遇到大活在外待的时间更长，后来母亲受不了这种清苦的日子终于离他们爷俩而去，据说是被哪位老爷收了去，从此过上了另一种生活。

时间继续向前推移，母亲走了，他们家的生活也异常艰难，但父亲硬是挺了过去。

他经常在儿子面前炫耀自己的祖宗和手艺，经常回忆起以前的辉煌时光，甚至现在还能依稀感觉到他眼中的笑意：“小子，你可别小瞧这门手艺，比如打个凳子吧，别看方凳小，它囊括了所有的木工手艺。

虽然它只是一个四只脚呈一定斜度的小件物品，可要让它四根腿都能平稳着地就不容易，需要将每一个榫头榫眼定位准确，这就是木匠手艺高低的体现。

”虽然父亲对他的手艺一直津津乐道，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工业化的进步，木工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工具机械化，开料用上了电锯，刨平面用上了电刨，做榫眼也不必再用凿子一下一下地凿，各种紧固件与钉子完全替代了榫头。

木匠在工业化的浪潮下，已经离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。

也许父亲早就料到了这种结果，所以他当时没让儿子继续跟着自己学习木匠手艺，而是咬牙让他读了书，并且上了大学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。

记得父亲宴请周围的邻居过来喝酒，眼睛含泪说道：“想不到我常家还能出个大学生，虽然我没让常九学习木匠手艺，但我对得起列祖列宗咧！”

”不过，父亲唯一的遗憾就是常九到现在还没有娶妻生子，也正因如此，父亲临死眼睛也没闭上，睁着一双眼睛看着儿子，费力挤出最后一句话：“给我，给我生个孙子……”这是常九唯一愧对父亲的地方。

父亲走了，常九生活一下失去了重心，手轻轻抚摸在那些锃亮的工具上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是啊，该整理下父亲的遗物了，这屋里有他毕生的心血，也是他一辈子的营生和生活目标。

<<人皮古卷>>

常九蹲下来，他在房间里细细收拾着，把那些工具都规整在一起，然后装进一个大木箱内，墙壁上顿时变得空荡荡的，常九的心又有些失落。

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常九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从里边抽出一支点燃了，透过烟雾缭绕的空气，他的眼神多少有些失落。

旋即，常九被面前巨大的工具箱所吸引，据说这装工具的箱子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，应该也算是一件老古董了。

箱子质量真是出奇的好，这么多年了不但没有任何损坏，反而越用越光鲜，由于长期触摸，箱子的边角处已经磨得锃亮，手轻轻摸上去，非常光滑圆润。

记得父亲在世时对这箱子尤其珍爱，经常看到他拿一块干净的毛巾轻轻擦拭，他嘴里还嘀咕

：“这个工具箱可不简单哟，这可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，这东西比我的年龄都大……”这工具箱一直陪了父亲几十年，现在人走了，它也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少了几分生机。

一根烟燃尽，常九叹口气，用手轻轻地摸上去，这箱子做得极为考究，虽然只是一个工具箱，但上边却雕刻了很多花鸟图案，虽然年代极为久远了，却依然栩栩如生，常九直感叹老祖宗的巧夺天工。

看了一会儿，常九想把这物件搬到角落中去，伸腰一提才发现装满工具的箱子很沉。

拿眼向里看去，估计里边的工具装得太多了，干脆向外拿几件吧。

想到这，常九顺手又从工具箱中向外抽物件，一件，两件……也许是走了神，再看时工具箱已经见了底，工具竟被他全都取了出来，整整齐齐摆在了地上。

“唉”，他轻轻叹口气，倚在门框上，阳光照在他胡子拉碴的脸上，看着有些失魂落魄。

工具箱就摆在面前，空气中都能嗅到那种轻微的远古气味。

眼睛瞥过去，箱子底部有些地方出现了些许的凹槽，应该是常年放工具压出的痕迹。

这是父亲的宝贝，平常都不让常九多看几眼，就连这房间他都很少进来，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快去学习，快走快走！”

现在父亲没了，这里成了常九的天地，他细细看着每一个角落，这里边到处都有父亲的身影。

此时已经是中午时分，阳光十分耀眼，衬着天上的太阳，他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，因为他感觉到箱底有些不同寻常。

轻轻地摸过去，箱底有些凹凸不平，他的目光一闪，眼睛里多了一丝光亮。

常九不会做木匠活，但从小到大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，尤其是箱子中的暗格，一直是父亲口中津津乐道的事情，也是木匠行当中最上乘的技术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暗格，更不是每个木匠都能做得犹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

虽然民间传闻很多，但常九一直持怀疑态度，尤其是读了大学后，他对父亲的话更是不置可否，为了不让父亲伤心，他从不直接反驳，而是默默在旁边听着。

听得多了，也自然能悟出其中的一些门道，比如眼前的这个工具箱，常九就看出了一些不同寻常。

想到这里，常九变得兴奋起来，暗道，难道老祖宗还给留了宝贝不成？

自从母亲走后，他们爷俩一直过得特别窘迫，在他童年的记忆中似乎经常会饿肚子，饥一顿饱一顿全要看父亲的活跟不跟得上，如果十天半个月没活计，爷俩就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

记得父亲说过，看有没有暗格，这首先就是一门功夫，首先要看箱子底部的厚度，根据里边藏物的大小而设计箱底的厚度，一般是在五厘米或者是十厘米之间。

常九一阵激动，他起身拿过旁边的墨斗、划线刀和折尺，先用折尺在底部量几下，然后用划线刀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号。

他拿起手中的墨斗将前方固定住以后，用手扯向怀中，伸出食指轻轻拉住墨线，只听得发出了轻微响声，再看时，箱子底部出现了一条笔直的墨线。

这里还有一套计算的公式：根据物体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，拉墨线之后，首先取四点交叉的位置，然后在这个部位做一个简单的记号，再用三角尺和折尺划出四块范围内各个的中心点，而这暗格的

<<人皮古卷>>

暗门则会在这四块区域之间。

只是，他弯腰下去仔仔细细看起了箱子底部，睁大眼睛观察自己划出的四个区域，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。

又转念一想，工具箱里边如果有宝贝父亲早就该知道了，它跟了父亲一辈子，有什么秘密能隐藏到现在？

但不管心里怎么想，强烈的好奇心还是让常九动起来。

他先用手轻轻摸上去，指尖上能感觉到细微的凹凸感，他的手缓缓移动，从上至下异常缓慢。

暗格制作的最佳功夫就是毫无痕迹，因为它已经和箱子整体合一，外人根本无法分辨。

将手缩回来，转头看看地上散落的工具，他的眼睛落在蜈蚣刨上，这是木匠的必备工具，主要对付那些很顽固的酸枝紫檀等硬木疙瘩之类的刨丝乱茬。

蜈蚣刨拿在手中，刀片透着光亮，这些工具父亲生前每日擦拭，所以显得成色极新。

他将蜈蚣刨放在箱子底部，用其中的刀片细细刮了两下，常九想用这样的方式找出暗格的机关。

也许有些用力过猛，箱子突然有些抖动，再看时，底部多出一些细碎的红色粉末，这是刚才用蜈蚣刨刮下来的。

随即，常九就放弃了这种方式，如果不得要领硬要开启的话，隐藏在其中的暗格会自行关闭，再也不会打开。

不能硬来啊！

常九心里暗道，他抹抹额头的汗珠子，并顺手将蜈蚣刨扔到一旁，又点燃一支烟，他的脸上多了几层变化，箱中的暗格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。

他左手拿烟，右手轻轻摸过去，箱子底部有些润滑，并且极有手感，他知道这是父亲长期摩擦的效果。

箱子底部有些厚实，用手轻轻推了一下，箱子纹丝不动，不管是从厚度还是尺寸，常九都能断定这箱子里藏有暗格。

他躬身到了箱子旁，又费力地将工具箱移到院外。

刚想休息一会儿，便看到从大门处走来一人，眼睛不大，薄嘴唇，偏瘦，头上梳理得整整齐齐，估计是上了发膏，上边还飘着一股子清香味，斜刘海齐齐整整抵在一旁。

常九瞥了一眼，随口说道：“来了。”

“耗子慢吞吞走过来，顺手捏捏自己的头：‘哎哟，昨儿个晚上喝大了，到现在头还在疼。’”

“他说话的当口又看看常九，眸子黯淡下来：‘伯父都走了一个多月了，你还惦记着呢？’”

“瞅瞅你，脸色蜡黄，无精打采，伯父在天有灵也不安心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哥哥节哀吧。”

“忙活了一个上午，心中的恐惧感终于消减许多，常九本想将昨晚的事情和耗子说说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，知道他胆子小，别吓着他了。”

再说了，昨晚自己喝得醉醺醺的，也许真看花眼了，或者又做了个恶梦而已。

烟燃到了尽头，他狠狠将烟屁股摞在地上，眼看着最后一点星火灭了，他叹口气：“唉，父亲在的时候我没怎么觉得，他这一走我这心突然就没了，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啊！”

“俩人突然间沉默下来，耗子的父亲曾经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，他小时候应该是在蜜罐中长大的，不过后来随着抗战胜利，土地被平均分配，他们家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。”

土地分了，财产没了，不但如此，老头子还被扣上了一顶地主帽子，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。

眼看着家道中落，耗子的父亲一下瘫倒在床上，还没等革命群众批斗他就一命呜呼了。

那时候他还小，不过他的童年并不快乐，地主崽子的称呼一直伴随他长大，所以他是孤单的，周围没有一个小伙伴肯和他一起玩。

后来，常九没了妈妈，耗子没了父亲，俩人似乎有些同病相怜，他们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起，几十年的友谊就这么下来了。

此时，耗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常九，失去父亲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就没印象了，所以他无法体会常九的痛苦，看到九哥萎靡不振的样子他感到有些难过。

<<人皮古卷>>

就在这时，院外却传来一阵悲戚的哭声，抬头望去发现是耗子娘。她头发乱蓬蓬的，眼睛含泪，声音都变了调儿。

“娘，你这是咋了？”

“耗子吓呆了，半晌没回过神来，常九也慌忙站起来。”

耗子娘这才带着哭腔喊道：“李晖，李晖那孩子出事了！”

“李晖的母亲小时候没奶水，后来是喝耗子娘的奶水长大的，俩人的感情很深。”

常九先是一愣，而后猛地一拽耗子胳膊，从牙缝里吐出一个字：“走！”

“昨天他就感觉到隐隐的不安，并且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今天果然出事了。”

常九有些懊恼，昨天李晖醉得那么厉害，应该送他回家的。

架着耗子娘，三人急急忙忙向李晖家赶去。

路上，耗子娘这才断断续续说道：“知道他婆娘回了娘家，昨儿个傍晚我烙了十几张葱油饼，今早就寻思着给晖送去点儿。”

进了院子，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

慢慢进屋后，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，脸色变得乌黑发紫，眼睛暴突，尤其是身体上更是触目惊心，从肚脐一直到喉咙处，整整齐齐排列着七个血窟窿……当时我就吓得腿肚子发软，足有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我的亲娘啊！

这是做的哪门子孽啊！

“耗子娘拍着胸脯，到现在还是惊魂未定。”

老远就看到李晖的院子周围围了一圈人，大家都在探头探脑向里张望，并小声议论着。

进了院子，发现屋里屋外到处都是公安局的人，三人一愣，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一人，身着灰色制服，戴着一顶帽子，帽子上边一颗五角星闪着光亮，他的声音异常醇厚：“我是公安局的干将，请问你们和死者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是他的朋友耗子，这是我娘。”

“是您第一个看到的死者？”

“干将的目光看向耗子娘。”

“我……我的孩子，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！”

“老太太的情绪有些不稳定，捶胸顿足，身体一软，突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”

干将的眸子闪了一下，又转头问耗子：“你是李晖最好的朋友，在他死之前，也就是昨天，发生过什么事情？”

“耗子的记忆被拉回来，昨儿个白天的情形如放电影般闪现在脑海中……谁都知道白露、秋分、寒露是N市人斗蛐蛐儿的高潮期，‘勇战三秋’，指的就是这三个节气。”

一到这个节气，李晖总会异常忙碌。

就在前天晚上，他突然兴冲冲跑到我家，让我明天和他一起出去，说是在黑塔胡同有个局。你也知道，这小子输得就剩下条裤子了，当时我还劝他，到此为止吧，连老婆孩子都走了，现在把他们娘俩接回来才是正事……耗子的眼睛里有了一抹亮光。

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李晖就打断我说他这次保准赢，手里的蛐蛐非同寻常，他可是费尽周折搞来的，并让我明儿个去看好戏。

听他说得这么信心满满，我当时就没再劝他，并且还想去他家看看到底是什么蛐蛐。

……

<<人皮古卷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悬疑小说。

《人皮古卷》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悬疑 / 惊悚等要素，悄然融入密布人文气息的大背景 / 大时代 / 大历史中，使整个故事散发出穿越时空的文化魅力与光芒。

——岳南(中国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 / 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) 《人皮古卷》带你走进一个离奇的世界，诡异、离奇的情节恨不得一口气读完，真没想到木匠这个古老的行当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精彩的故事，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——庄秦(著名悬疑作家) 不一样的文风，不一样的故事，悬疑小说《人皮古卷》平凡中孕育着神奇，丝丝入扣的布局和细节令人欲罢不能。

小说风格诡异神秘，情节铺垫到位，叙述技巧一流，一步步将读者引入到作者设置的悬疑世界中，最终让我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——周浩晖(著名悬疑作家) 《人皮古卷》从第一页就抓住了我的心，扣人心弦的情节，离奇古怪的故事，在读完这本书之前什么事也没法做。

——信周(畅销书作家) 故事离奇，氛围逼真，澹台镜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悬疑作者。

《人皮古卷》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享受！

——童亮(《每个午夜都住着一个诡故事》系列作者)

<<人皮古卷>>

编辑推荐

2012最具潜质的悬疑推理小说
神秘的人皮古卷，揭晓重重迷案

鲁班传人制作的古匣，内藏玄机

驱虫杀人，诡异离奇

<<人皮古卷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